



攀
登
◎ 陈顺源

鸡冠花

◎ 丁维香

我认识的花，大多是童年时就长在村子里的。印象最深的，是家家户户庭院里都有的鸡冠花。

鸡冠花很特别，似花非花。别的花大都是由一片一片的花瓣组成一朵一朵的花，鸡冠花则是平面展开，像一页扇面；且曲折重叠，形如大公鸡头顶上的冠，颜色也是鲜红的。后来才知，鸡冠花也有黄、白等其他颜色，但我小时候见过的鸡冠花清一色都是红的，像真正的鸡冠一样血红血红的。农家院舍，经常看到一只硕大

的公鸡昂首挺胸地四处游走觅食，大公鸡走进鸡冠花丛里，恍然间分不清哪是公鸡冠，哪是鸡冠花了。

鸡冠花年年播年年生。鸡冠花的籽藏在厚实扁平的扇面里，黑芝麻似的，一株花有无数的籽。不用刻意收集播种，让它们成熟后自行掉落在地，来年夏天又会长出许多的鸡冠花来，红彤彤的一片。

鸡冠花不仅好看，也是大有用途的。我小时候，一到夏天身上就会生出一些疮疖来，母亲说身体里有毒。于是剪下一片鸡冠花，捣烂

敷在疮疖上，能起到败火消毒的作用。小孩子顽皮得很，我们常挑那最大最红的鸡冠花割下来，想办法用夹子把它夹在头顶上的头发上，装大公鸡，还一边学大公鸡“咯咯咯”叫。除了用鸡冠花装大公鸡玩外，还因夜饭花的籽形状像小地雷，我们就收集起来作为玩打仗的武器。女孩子用凤仙花的汁染红指甲，也是每年夏天的保留节目。

转眼几十年过去，“尘世太匆匆，鸡冠花又红。”（清·庄盘珠《菩萨蛮》）鸡冠花开日，忽忆儿时节。

热爱就像破冰船

◎ 明前茶

那天，去往莫干山之前，拎着大箱子下了德清高铁站的我，一眼就瞅见一排三轮车夫中，有个在阳光下眯缝着眼，跷着腿看书的中年人。见他在看《百年孤独》，我当即决定：就坐他的车去山腰上的民宿了。

一路上，这文质彬彬的车夫，激发了我的兴趣。攀谈之下才知，这名姓赵的车夫，原是当地一家造纸厂负责宣传与营销的小领导，也是一个干了20年的笔杆子，后来，当地政府发现，用竹材造纸需要添加大量的漂白与防蛀药水，为了整治环境，让青山绿水永续，便有意敦促中小型造纸厂转型或在环保上升级换代。老赵所在的造纸厂缺乏资金，无法解决污染问题，就关闭了。老赵到了45岁，忽被裁员，便出来做了三轮车夫。

从西装革履的小领导，到在风里雨里蹬三轮车，说心理落差不大，那是谎话。那一年，老赵自称“祥子”，但只要妻子开玩笑叫她自己“虎妞”，老赵都会黑脸。

有一天，妻子听老赵诉苦：三

轮车夫们聚在一起打牌、吹牛，他都不感兴趣，妻子就提议说：“搞宣传时，你买了这么多书，如今等客人的空隙，不如一本一本细细拿来看。你不妨这么想——能看书、能喝茶、能天天往来景区，呼吸新鲜空气，就当郊游了。”妻子继续开导他：人这一辈子，总要经历一些风霜雨雪，河上结了冰，总不能船就不走了，北方都有破冰船，船头尖锐像一把刀，碰见冰块，破冰船就往后退，然后用尽全力猛撞上去，船变成了一个质量极大的撞锤，能把冰压碎，只听“咔啦啦”一声响，船头就犁开了厚冰，开始在航道中若无其事走自己的路。不管在什么环境下，培养一点爱好，看书、下棋、种花，这效果就像一艘船被改造了船头，成为一艘破冰船。

老赵听进去了，后来等客人，就不再百无聊赖地刷手机，而是自然而然地打开一本书。

通往半山腰民宿的最后一段路，是陡峭的台阶，老赵主动为我拎箱子，并兴致盎然地背诵起了《百年孤独》那个有名的开头：“许

多年以后，面对行刑队，奥雷良诺·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，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。”山谷里回荡着鸟语和花香，回荡着竹鸡的叫唤与万顷翠竹的浪涛，也回荡着我俩的一问一答——

听说这本小说的开头震撼了莫言、余华等大作家，客人，我问你，它好在哪儿？

难道说，是因为这开头短短的一句话，既有过去又有现在，还讲到了将来？是啊，我读到这句话，好像看到我妈家堂屋里的老挂钟，钟下面的摆锤在来回摆动。马克斯实在了不起，就讲了这么一句话，就把读者带回到上校的童年，从他人生的终点又回到了起点。这句话跨度多大啊。

老赵站定了，把我的箱子放上民宿的台阶，与我挥手告别：“还是我老婆说得对呀，人不能没有爱好和寄托。如今，听说我读书多，镇乡两级的学校偶尔还聘请我去当校外辅导员，给孩子们讲课外阅读，讲阅读给生活带来的变化。我讲的，全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呀。”

和祖国的花朵在一起，
以守护未来的名义。
点点滴滴都很神奇，
如同润物无声的春雨。

和少先队员们在一起，
以红旗一角的名义。
字字句句都很温暖，

点亮微光
——为南通市“童声里的法治”
主题活动而作

恰似艳阳照进了心底。

寓教于乐，欢声连着笑语，
逐梦而行，把真情传递。

童趣飞扬，童声清澈，
如歌的南通大地永远充满生机。

铸魂育人，播撒法治甘霖，
向善而为，让爱零距离。
点亮微光，汇成火炬，
如画的江海平原永远充满活力。
·柳永建·

风筝与流沙 玉兰一瓣
◎羽白

春末夏初，广场上，孩子们正在放风筝。多的是一家三口。沈曦媛望着女儿和丈夫，她深知，这或许是他们最后一次放风筝。

14年的婚姻，还是濒临破碎。她一直觉得，爱情仿佛流沙，想抓是抓不住的。她充分信任丈夫，一直充分给他自由。然而丈夫却是个妈宝男，因婆媳矛盾，最终两人选择离婚。

对此她迷茫了，趁着假期，带着女儿去家住海岛的闺蜜罗岫隽那里度假。尽管她就住在沿海地区，但家乡的海有些泛黄。海岛上的海水是绿色的，天是蓝的，那种纯粹的颜色仿佛宝石，能治愈人心。

罗岫隽结婚晚，儿子强强还在上幼儿园大班，暑假后开学才上小学。他们在沙滩上玩，看强强搭玩具、搭沙子城堡。罗岫隽的老公严广宪正好也在放假，耐心陪孩子搭建。他们慢慢搭起大门、城墙。高高低低，方方正正，煞是有趣。可一个大浪打来，什么都没了。强强大哭，她抱了一下他，安慰道：“儿子，没事，我们可以再搭，这次选离海滩远一点的地方。”

严广宪笑了：“儿子，这不算什么！像你妈妈说的，我们去远一点的地方搭建。但既然是沙子做的，总可能坍塌。还要搭吗？”强强想了想，重重点头：“搭！”

沈曦媛忍不住问：“塌了也没关系吗？”“我们选远一点的地方，然后这次我们建高一点，建好了爸爸你先帮我拍照！”强强坚定地说。

“还是你幸福。”沈曦媛看着他们走远一点，感叹道。

“爱情不是永远，婚姻也不是。中国人常说盖棺论定，到了最后才好说结局。”罗岫隽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海感叹道，“爱情不是指间沙，再想拼命抓住也徒劳。”

沈曦媛忽然想起，丈夫的老师也是这么说的。那时他们的婚姻刚出现裂痕，丈夫的老师想帮他们撮合，便举了自己的父母多疼爱自己的例子，总结道：“爱情不是沙子，越想抓越抓不住。爱情应该像放风筝，不要拉得太紧，否则会容易扯断；也不要拉得太松，否则会飞走。”

她当时觉得很有道理，可她的风筝已摇摇欲坠了。她只能拼命抓住。但爱情果真就像指间沙，越想抓住越抓不住。丈夫提出离婚，他蹙眉道：“不要捆绑我。”

爱怎么就成了捆绑呢？她不明白。或许因为度蜜月时没带公婆一起去？可那是蜜月啊。或许是因为母亲带孩子带得少，婆婆带得多？但她也只能上班好好工作，下班努力带娃。

她拿起手机，拨通丈夫的电话：“我同意离婚，离婚协议书等我的律师拟好了发给你。”丈夫感到很意外，旋即笑了：“你放心，我还是会照顾你和女儿的。我对你还是有感情的。”

他们一起吃了一顿散伙饭，说了几个月都没说的话，反而比以前相处融洽。

得知他们要离婚，婆婆却出来阻拦了，毕竟离婚不是一件光彩的事。这次，习惯当妈宝男的丈夫还是照样听了妈妈的话，却用冷言冷语对她作出反抗。爱情终究成了指间沙，而婚姻恰似那风雨飘摇中的风筝……